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王信　汪大猷　袁爕　吴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賛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從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為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删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傅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為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為是

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為博士從之論除官胜冗之弊乞精選監司而撑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捉之信鉤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為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

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爲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
轉陰薦肆爲姦欺不可控摶爲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
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鋭爭之上審知其非
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獄具皆伏辜因請
置籍以杜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史
裒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入
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
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

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弊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寖失祖宗忠厚之意革弊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怪顧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苟且之狥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

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

或蠲放或倚閣往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

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

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

討官提領户部酒庫㕘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

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為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

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駴曰尚書得

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寳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鋭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于一鎖闈封駁而右府所

下不闗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隷徒榷酤宜而齒朝士老禁校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閽門多溢額袛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它姓為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績争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為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昪既逐遠之矣屬髙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昪俄提舉徳壽宫信亟執奏舉

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為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黄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宫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寛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

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緡七萬匹緜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有狭猕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啟斗門導停潴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為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職修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

喪歸自金陵草屨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寖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

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游縣大猷請不實者
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
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
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
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户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
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
顧謂左右曰蹤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
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

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甞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為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甞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欵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

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
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産害及編氓宜取一等
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
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産止可行於彊盜贓吏至於
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
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榷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為
器上嘉奬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
郎升侍講言有司辛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

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令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彊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寖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

可謂寛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彊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弊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弊雖似之言則難行上

曰卿言甚明旣郊差充函第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
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濵居民歲
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
戍兵以眞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
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
人爭鬬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
俗者茍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
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

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宫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宫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宫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没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興仁録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藁僃忘訓鑒等

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
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
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
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
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
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
決以此為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即位以

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變亦
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為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
滋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
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為
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
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
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
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

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奬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煇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憒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

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論刻變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變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

敬之學不妄言笑長遊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
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
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槩勝嘗救荒
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
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
字遷國子正槩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
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
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趍向伊洛之學晦

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皐有馬為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皐皐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廪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

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

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敘州董蠻犯犍為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横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

交薦于朝紹興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宫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

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遴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遏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

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乆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

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
心跡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
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
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
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
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
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
死即塡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

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似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自淳祐五年為右丞相自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予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

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戸部架閣文字太學博
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
宗正丞軍器少監言㕘朝蹟八年在外贊才不勝衆願
更出迭入内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
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
國漢陽監更鑄紹興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
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
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

命如髪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揺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怨體貎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

諫之意小人唱為朋黨有獻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

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以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
冑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
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冑始疑介前封事詆
已且其弟仰冑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冑怨益
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
愈劾介與袁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
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冑之隸人蘇師旦怨介
不通謁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冑有勸

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邪佗胄亦畏公議不敢殺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為祕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佗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

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為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内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熈初

黄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宫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絶令旨以杜請謁宫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宫意介曰宰相而逢宫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

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宫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為諫大夫兩年之間

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

宗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適彭山子孫

散居於蜀遂為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決日内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胄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

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
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
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
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為慮除太常丞出
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偽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
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
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
路提刑改湖北召為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

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甞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廣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宗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

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宗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為書以諫力請

過宫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
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而以言
不聽從為恥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
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
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饕富
貴甘豢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貪禄懐安之士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
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吴

挺死今尚不以為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即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

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冑用事私
臺諫之選為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
一時之好進者恨不與此選也會御史虚位有力薦大
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
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
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蘓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
所本吴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覯李祥訟趙汝愚公論

籍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宋史卷四百

宋史卷四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爚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懐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蓍懐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匄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

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
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
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
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
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
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
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
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

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

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

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為文過之地詔奬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畧無

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稟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為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刱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栅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傔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

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歳帶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歛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壖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

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脩撰差知隆
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
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噐召
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
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
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幕屬不
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
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紹熙二

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脩撰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為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
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
急緩奈何至是務為鎮静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牓
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
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
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强壯補軍額
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

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閤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沖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

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甞䟦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牓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勲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甞謂人生在勤當以

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
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
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為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
歛棄疾歎曰身為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
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
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
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
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

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絶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遄遷國子

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
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㬰奏與丞
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扎不許引𡟎遂拜命遷右
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
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匄外授湖
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侵擾邵陽㬰募山丁捕首
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為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
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

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恱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樁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猶蜀其將有兵乎匄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
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
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殯死遐荒僻嶠安得實
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
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
文中外相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耻之勸以寶章
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
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髙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

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旣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絶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箠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

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刅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劵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劵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它事繫獄鞫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詰

其所驗視租户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匄者辭盖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義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寧啓鄧友

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
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黙觀時變頹不樂仕尋告
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黄度辟之入幕辤曰君命
召不往今詡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
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䆠䆠峻辭以絶俄題考
功歷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
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
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

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畧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還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兾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

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
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
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
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
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
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為也
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坐以待雞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

録行世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吕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録事通判黄奕將以事汙爚而已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棊閲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税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

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張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未

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戸錢十萬轉運司五萬𥳽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弊客丁錢之弊小官奉給之弊舉留守令之弊吏商之弊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奬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

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廵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徧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宗與六經微言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侫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横流廉耻日喪追惟前日禁絶道學之

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刋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强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

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脩注官論貢舉五弊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

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輙指以
為異𤡸奏願明詔大臣崇奬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謏佞
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𤡸奏遴選監司
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
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
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閲
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

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
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
致仕不允奏絶金人嵗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
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
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
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
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
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

節謝絶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數陳之進讀詩之説詹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禄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宫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冑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

學中行奮筆曰自㓜讀程頤書以妆科第如以為僞不
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
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
人為恩主恩相心竊耻之毋汙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
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
郴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
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
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之

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未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贓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罷摦糗糧百爾具備治行為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槩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

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脩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㴸隨至官取鹽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於朝考覈軍

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
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
興有功以厲宿將上闗朝廷下闗制閫遷江東轉運司
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
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
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辜入為吏部郎官以立志
啓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弊選曹法
大壞吏緣為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由是銓綜平

允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為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内用牢寵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静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説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脩實録檢

討孟春大雨震雷霜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内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絶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

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

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畧謂執政侍從臺諫給

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

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

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為妾婦之道

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絶人

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邉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為

誣眞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

欺陛下顧明詔大臣絶私意布公道進秘閣脩撰知贑州治盜有方境内清肅句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宫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説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才六歳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竒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曾覿為浙東總管知孟傳為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

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内蕪沒既久加葺之脩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為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宫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祲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

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為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獵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愈鏖且不避薫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以馳騖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弊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
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為等
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孟傳謝
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
止息侂胄不悦匄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
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
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
勤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

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閤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莩佗胥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宫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誡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稾左氏説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宫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劉爚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宋史卷四百一

宋史卷四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

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祗候時閩地多冦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輙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冦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

猊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為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説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説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為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

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況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

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磋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欵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為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

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
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
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
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
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
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
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
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

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贑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浚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

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盖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為文

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與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兖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

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塲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𨵗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

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
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
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
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
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
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
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潰
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

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壘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壘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崈代鄧友龍為宣撫使檄俔還維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

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閭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帥勒蒲察元

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黄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顔蒲辣都千戶泥龎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

數重欲燒壩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

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兠鍪亦殺重為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

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
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慴服嘉定
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
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奬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
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
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
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邉事起諸將望
風奔衄再遇威聲始著遂為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為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即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

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為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緜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留丙魚關已而撤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

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牓諭四川二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為元年改興州為興德府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甞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為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既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

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擅財賦丙遣弟焕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為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

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為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為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奬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鋭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强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

丑克之忠鋭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鋭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鋭及其子撥丙遂以忠鋭附偽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源遣其親校傳檜媿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句閒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虛喝

以攻為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獵撫諭四川時沿邊闗隘悉為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脩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為掎角又增堡雞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黄牛堡築輿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為險絶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甞作家計砦

前即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隂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基逮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庻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為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為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

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變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興師之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賜丙金罌百二十兩細幣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

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
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韙之升太學士四川制置大使
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闗輔豪傑欵塞願降者衆
丙以為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
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
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
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
兼太子賔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頒大成
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
併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遣閤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旗節金印衣帶鞍
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
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洋至大安宗師所至輒潰散
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
述即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

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
殺之子述退保劒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
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
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
臣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
曦之變張方首奏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
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
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時並鎮潼遂亦皆以

國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己酉
詔起丙為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
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
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
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
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
然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況臣已傷
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

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為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慝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㑽擾未寛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丁𤸽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絶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

以獻丙命巒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廼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核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

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絶産首白契訐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户厯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脩嘗雅責楊嗣勲不能舉義誅叛嗣勲云德脩特未

當局耳丙於華文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詆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棫送大安窮治之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寧子寧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已丙卒訃聞以少傅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為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謚忠定丙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曄以右職舉為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為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

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闕安傅檜之徒曦脅安丙為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為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

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徼巷從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為信巨源曰吾今先為長史言之來日偽宫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偽宫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父同僚楊

省幹盛談才畧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玉先屬其鄉人曰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為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寖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偽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闘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

復取好義亦以為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為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鋭復散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素惡忠鋭聞忠鋭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鋭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掞丙遂以忠鋭附偽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奬諭誅叛詔書至沔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任夔誅
禄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禄禧與通判殺吴曦亦與通
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
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朝而
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
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為亂丙命喜鞫之
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

沔州州治侯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為隨軍撥運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為謁已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

則已為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隅屏遣人謂之曰若為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為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

頭不絶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為之扼腕聞者流涕緬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弔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壁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

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之訟寃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謚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邽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邉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

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為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説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黄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愼毋泄留其母以

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為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迺遍約彪衛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

帯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
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矣
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
門户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
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
如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祿禕引十卒來助各以黄帛
為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宫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宫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為宣撫

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梃而走遂至偽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鬨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户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内户貴前爭户户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偽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

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柴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

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為請謚曰忠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迨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

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黒居民莫不寃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将也貪淫狠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偽宫虜掠殆盡又取曦姫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為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棚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黒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為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為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娼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宋知喜為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既乎

宋史卷四百二